

雪地上
那最后
一排脚印

马至中原◎著
唤醒我们对纯真的回忆

沈阳出版社



雪地上 马至中原◎著
那最后脚印
——第一排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雪地上那最后一排脚印 / 马至中原著. —沈阳:
沈阳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-7-5441-4129-1

I. ①雪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8113 号

出 版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印 刷 者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幅面尺寸: 150mm × 215mm

印 张: 7

字 数: 15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 鲁莎莎

封面设计: 尚书堂

版式设计: 佳誉录排公司

责任校对: 罗 健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129-1

定 价: 25.00 元

我把匕首掖好。毡疙瘩（羊毛擀成的毡靴）在洒满羊粪和马尿的雪地上，踏出了一串弯弯曲曲的脚印。

“快走呀，磨蹭个球！晚了赶不上火车了！”车老板小矮子，喷着酒气冲我喊。

我厌恶地瞥了他一眼，扒开裤子撒了一泡尿，然后整理好我的新军装，裹上军大衣，这才疾步跳上已经起步了的马车。

“挠球的，咋不等？”我没好气地骂道。

他没吭气，低头从腰里解下个脏乎乎的酒葫芦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包冻羊肉，头也不回地扔给我。

我接过，迟疑了一下，伸手拨开酒葫芦的塞子，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，一抹嘴，正要发火，就听他没好气地嘟囔道：

“咋等呀，这大雪的天，要赶二十多公里的山路，书记说了，

不把你送上车不给工分，这眼看时间就来不及了，俺一家老小可都靠工分吃饭呢？”

“球咧！”我咕嘟咕嘟又喝下两大口酒，这酒是六十五度“草原白”，我有些蒙，随手解开军大衣的扣子。刚刚留在雪地上的那一排脚印，渐渐地在我眼里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久远。“毛主席万岁山”模糊了。“人定胜天山”模糊了，山梁村模糊了，“二妖明井”更是模糊了。大雪模糊了一切。

车轱辘嘎吱吱地碾着积雪，伴随着热乎乎的马汗味，一路向前，越过一道山梁，眼前更是雪雾弥漫，我一下失去了方向感，一时间，根本就不知道马车是在往前走，还是在往回走，抑或我自己究竟是活着，还是死了。

我一言不发，仍旧大口喝酒。小矧子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使劲儿裹裹油腻的白板羊皮袄，担心我的拳头会立刻打过去。他扬起鞭子“哩哩哩哩哩！”一声吆喝，“叭”地一声，鞭梢落在大青马背上，大青马一尥蹶子，放两个响屁，向前猛跑。

我正啃着的一根羊骨头，一下子弄脏了我的新军装，这下我可火了，“狗日的！挠球咧？”我大声骂道，心中旧火新火顿时燃起，我举起那根羊骨头，朝他狠狠砸过去。

没想到小矧子早有防备，一蹦子跳下车去，连跑带喊：“不好了！快来人呀，小流氓要杀人了！”

我哪里肯依，也紧跟着跳下车去，边追边喊：“站住，上眼的，跑甚嘞？”

小矧子见我追来，更是玩了命地猛跑，可他毕竟是四十开外的人了，哪能跑得过我？眼看就要被我追上了，我大吼一声向他扑去，没想到脚下一滑，“扑通”一声，重重地摔倒，头撞在冰

面上，眼前金灯银灯乱晃！

小矧子在我前方也摔倒了，可他很快就爬了起来，身影在我的视线中很快就模糊了。

我被摔晕了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那里是个结了冰的方圆不下百米的大淖（大水塘），浮雪的下面就是冰，人踩在上面能不滑倒吗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大淖，我的匕首才没马上捅进小矧子的胸膛。

二

刚下乡插队的时候，这里没有路，马车就从这绿茵茵的草地上轧过。那黄的、红的、蓝的、紫的无数的野花，遍地都是，幽香四溢。空气中的苦艾味和马粪味更令我陶醉也令我痴迷。尤其是山坡上、麦田间那些汗流浹背的公社社员们、知识青年们劳动的身影和欢快的歌声，使我流连忘返，至今不忘。

从车站接我来的就是这个小矬子，他叫陈望山，是山梁村赶车的车老板。他个头不高，常年穿着一件油腻的白板老羊皮袄，几乎看不见腿，但脾气却倔得出奇，就像他使唤的大青马一样，别人很难驾驭。

大青马一路上尥着蹶子，我也兴奋得无与伦比，一路用口琴吹着《喀秋莎》，心中的理想和对理想的追求与渴望无法形容，难于言表。

小婊子把大青马赶得撒了一阵欢儿后，大鞭子往车辕上一插，从兜里掏出九分钱一包的“山花”烟，递给我一支。我接过，夹在耳朵上，嘴里仍不停地吹奏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后生，守着个大城市多红火，到咱这山沟沟耍甚来？多好的孩子也得给窝球死！”

“唉，大叔！我们可不是来耍的！”我有些急，口琴也不吹了，从耳朵上取下那支烟，凑过去跟他对着火，解释道：“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到这儿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！是为了实现理想，建设好塞外来的！”

“闹甚？”他轻蔑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一来把这儿折腾成个甚？别的先不说，眼下营子里的人们连个鸡都不敢养。”

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：我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与贫下中农家里养鸡有什么必然联系。总之，陈望山的方言听来很费解，我当时也只能听个大概。

这里是河北省最北部的边远地区，与内蒙接壤，半农半牧。我从小婊子的嘴里得知，这里也有三种宝：山药（土豆）、莜麦、大皮袄。

我们说着话儿，马车就来到了一汪湛蓝的大水塘边儿上，陈望山管这大水塘叫“淖”。

“下来歇会儿，饮马。”他说。

我跳下车，他把大青马从车上卸下来，把车支好，把马拉到大淖边儿上去，马低下头贪婪地饮着水。

我就站在马路边上看着他们，心情格外激动，不禁极目远望：只见湛蓝的天空中，棉花团似的白云低空游过；绿茵茵的草地上，羊群马群斑斑点点；不远处有几个不高的山丘横断视线，山坡上人头攒动；黄澄澄的麦浪此起彼伏。真是太美了！我情不

自禁地奔跑起来。

“跑甚来？舔球的！”小矮子骂了我一句，并赶车从背后追上我。

“大叔，麦子都熟了，该收割了吧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！”他说：“该割地了，你正好赶上。”他把收割麦子，称作“割地”。

马车继续向前，不久，越过一道山梁，他用大鞭一指，说了句：“到了！”

三

我顺着小栓子的大鞭所指的方向看去，一个不大的小村子就出现在眼前，夕阳映照着一排排不是很向阳的暗灰色碱土房，当地人管这种房子叫“干打垒”。

马车说话间就拐进了村子，一个大院子里，山药（土豆）花开得正红火，土墙上晒的干牛粪发散着腐臭味，从棉门帘里冒出的做饭的蒸汽却发出一股特殊的饭香味，后来我知道，那是口外特有的莜麦面的味道。

马车继续向前，同样的碱土房和大院子在我眼前飘过去，突然，小栓子一拉闸，我差点儿栽下车去。

当我好半天才翻身坐起，见小栓子早就跳下车去，我问：“到了吗？”

他根本不理我，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毛钱九块的水果糖，分给

围着他的四五个小泥猴般的孩子们，有两个稍大一点的，可能嫌分得不公，吵着还要，被他一巴掌打在后脑勺上，“滚你娘狼山的，爷早没了，还你娘的要，讨吃鬼！回去告诉你娘，给俺烙两张白面饼，爷快要累死了！”

小矬子又跳上车来，把大鞭一挥，大车继续向前。我往前凑了凑，递给他一支“大前门”，自己也点了一支，把火递给他，他却不点，把那支烟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后生，抽这么好的烟，到底是城里人！”

“不算好，两毛八一盒。”我说。

“俺们这里的人，想也不敢想，俺在队里赶车，工分高，抽九分钱一盒的，也还是不常抽的，哪像你们？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把烟点上了。

“大叔，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大变样。”我笑着说道。

他没吭气，我又问：“刚才那几个孩子，都是您的吗？”

“都是，唉，一群讨吃鬼！”

我把烟头一扔，正要问：干吗生这么多，话还没出口，几位顶着殷红色或粉红色头巾的姑娘和媳妇儿向我睃眄，其中有个小姑娘喊：“快看呀，口里又来人啦！”

那时我还不大清楚，只是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原来是把张家口以里，中国广大国土上的居民们，统统称做“口里人”，而他们自己叫“口外人”。

那几个姑娘、媳妇儿围头巾的围法，也同她们所谓的口里人不一样，而是像太平军或义和团的围法。在我看来既新奇，又别致，又好看。

我就像接受检阅似的从她们的目光下经过，特别是经过那些年龄和我相仿的大姑娘们面前时，她们颇具野性的眄睐，使我的心直发痒也直发狠，我恨我的头发太稀，脸太长，眼睛太细，鼻子太尖，活像个老鹰！唉，怨只怨爹妈，怎么生的我呀！

马车终于来到了两排很扎眼的红砖房前停下，这就是山梁村的知青点。

社员们和那些姑娘媳妇们，都远远地站着，而知青们却从各个房间里倾巢而出，一下子把我围住。他们中有北京的，有天津的，也有张家口市或本地的，尤其是北京、天津的知青们，口音都不那么纯了，一个个拉着我起劲儿地问：“怎么就你一个儿？”

“其他的分到别的点儿了！”我说。

“口里怎样儿？”

“气候比这儿热得多。”我说。

我有些心酸地望着他们焦急与期盼的脸，一一回答着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，从一句句不太纯的“口里口里”的问话中，我看出他们把我当成了亲人，抑或是他们把所有的口里人都当成了亲人，因为他们的家在口里；同时，我也从他们叫花子似的穿着和可怜兮兮的面部表情中看出：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思念家乡、思念亲人的迫切心情，似乎，他们对这里的土地、人们和劳动，都感到厌倦和疲惫，甚至有些恐惧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回口里去。这使得我相当不痛快。

我被他们拉进了屋，知青们大都吃过了晚饭，乱哄哄地挤满了一屋子，一个大胡子知青给我端来一碗莜面傀儡（莜面疙瘩）

和几个焖山药蛋。

我吃得倒也香甜。

不久，一位神采奕奕的女知青，领进一位又高又瘦的社员来，直冲着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咱山梁村的大队书记李万里同志，是专程赶来迎接你的。”

四

大队书记李万里可不是个等闲之辈，在口外这个边远的小村庄里，只要他的手一挥或脚一跺，山梁村不管是社员们还是知青们的心，乃至脚下的地，绝对要抖一抖，颤一颤。

他虽然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了，但政策水平高，长得也很英俊，高高的个子，坝上地区特有的紫红色脸膛，眼睛很亮，鼻子很直，四方小口，很让女人们倾慕，就是头上带的人造革皮帽子不景气，帽檐掉了一半，走起路来呼扇呼扇的，让人发笑，也使人发怵。

我从他满是羊粪末儿的大黑手里接过他卷的老旱烟，赶紧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支“大前门”，然后划着火，给他点上，他吸了一口，坐在炕边儿上，开口问道：“没吃好？”

“挺好！”我说。

“叫甚？”他问。

“祁建国。”我说。

我把知青办公室签发的《通知书》递给他。

他接过，转身对那个女知青说道：“小唐，就分到你们组吧，明天到生产队领把镰刀，要割地呀……”说完，他站起身，用一种懒洋洋或不屑一顾的眼神儿睨了我一眼道：“好好干，你们这些后生……嗯，都是好后生！”

我冲他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“请书记同志放心，我来这儿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好好干的！”说完，心中又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疑惑：这个李万里，什么意思？

“好！你们谝（说话），我走了！”他拍了一下我的肩，身影和声音在我疑惑的目光中一同消失了。

李万里走后，大部分知青也都纷纷散去。那个姓唐的女知青送走李书记后返回屋里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姓唐，叫唐向红，是本组组长……”

她还没说完，那个帮我扛行李的大胡子知青恰在这时插嘴说道：“也是我的未婚妻。”

唐向红白了他一眼：“开甚玩笑？上眼的！”

她刚才还用京腔说话，忽然变成当地口音令人很觉刺耳，我感到可笑，她却不以为然，用手指着大胡子继续介绍道：“他叫金杲，本组副组长；那个看书的叫孔智超，平时都叫他老孔；那两个下棋的叫栗树雄、栗树伟，是兄弟俩；还有一个女的，回天津常年泡病号去了。”唐向红一一介绍，我也一一地点头，并走过去同他们握握手。

之后，唐向红神秘地对栗氏兄弟小声地说道：“今天晚上的

特别行动，还是由你们哥俩执行吧。”

栗树雄、栗树伟兄弟俩相对一笑，点头道：“是，放心吧……组长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到了深夜，栗树雄、栗树伟两兄弟一人抱来一只老母鸡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就是特别行动的具体内容，看来，小矧子陈望山接我来时说的话的确是真的。

足有凌晨两点多了，栗树雄喘着粗气（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）把大碗的山药炖牛肉、山药炖羊肉、大头菜熬南瓜，还有那两只清水煮鸡端到了炕上。

大伙儿纷纷落座。

这么晚举行宴会，主要是怕其他组的知青们闻着味儿，跑来打劫。可结果，还是有两位闻着味的。这两位是一男一女，男的叫胡玉德，尖嘴猴腮，张家口人；女的叫徐玲玲，一脸白癬，据说是吃山药蛋和莜麦面过敏，天津人。

胡玉德是金杲的“跟屁虫”，金杲走哪儿他就跟哪儿，简直就是给金杲提夜壶的；徐玲玲跟栗树伟要好，二人正在处对象，她往栗树伟身边儿一坐，夹起个不太烂的鸡大腿放在嘴里，像一百年没吃过了，还边咬边说：“栗树伟，夜不睡，老农要掉泪。唉，明儿早上又不知哪个贫下中农要掉泪呀。”

栗树伟一听这话，急了，长满粉刺的脸一变：“滚你娘狼山的（滚远远的）！鸡大腿还堵不住你嘴？这是给祁建国接风，你注意点影响。”

我给徐玲玲倒上酒，安慰她道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快吃吧。”

她长得很小巧，甜甜的癬脸冲我一笑，问：“甚的毕业？”

“初中。”我说。

“咋不等安排工作？”她问。

“我要求来的。”我说。

“真是的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我弟弟和你一样，也是吵着来的，去年分到锡盟（锡林浩特）没两天就给烧死了。”说着，她的眼里溢出泪来。

“咋回事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秋天草地着了场大火，他们跑去救火，就给烧死了。”她低头擦着眼泪说。

“得了，我们组添了新成员应该高兴呀！”唐向红站起身颇为郑重地说道：“我建议，为祁建国扎根塞外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为他迈进这一新的人生起点，干杯！”

“干！”

大伙齐声响应，大碗、小碗、茶缸子、暖壶盖“噼啪”地碰在一起，又同时把辛辣的酒倒进胃里。

唐向红很老练地把酒一饮而尽，放下茶缸子，刚要说话，金杲抹抹嘴，指着唐向红冲大伙儿抢先说道：“你们瞅瞅我这媳妇，比我还能喝！”

“谁是你媳妇，上眼的！”唐向红白了一眼金杲骂道。

我在心里暗暗发笑，也的确佩服唐向红的酒量，不知是金杲的话起的作用，还是那半茶缸子白酒起的作用，那天，唐向红的脸红得像山丹丹花。

我偷偷打量唐向红：她的个头儿比一般姑娘稍高些，虽说长得不是很漂亮，但却有一种吸引人的高傲气质，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已经打了补丁，但很整洁，粉红色衬衣尖领翻在外，蓝布裤子，方口布鞋，粉红丝袜。